

齐鲁作家文丛

水逝无痕

SHUIGUO LIUHEN

孟中文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PDG

细察人心的波纹

——序孟中文小说集《水过留痕》

吴义勤

最初接触孟中文的小说，是读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味道》。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孟中文的小说给人的印象是朴实而不张扬，温和而不极端，细腻而不失厚重，这与同代女作家时尚化的写作有很大的不同。我常想，这样的写作也许是她生活其中的土地和文化所决定的，山东的文学气息与精神传统在她的写作中有着清晰的纹路，这种纹路也许在当今众声喧哗的文坛会显得有点过时，也难以迅速引人注目，但是她坚实、沉稳，有着沉默而灼热的力量，与那些昙花一现的写作相比，我更信任她的耐力与未来。如今，她的小说新作中短篇小说集《水过留痕》又要出版了，她的勤奋与艺术上的进步无疑印证了我的判断。

孟中文是一个对现实保持着高度敏感与热情的作家，她的小说关注的不是现实的



001

水
过
留
痕



宏大场景，也无意去探究现实的本质与深度，她在意的是现实生活的细节，是现实的边缘、缝隙地带的人生，是现实带给人的悲欢离合的感受。短篇小说《水过留痕》以孙学昌的视角反思主人公与明馨的一段失败的婚姻。不安、猜疑、冷落、懊悔……，作家对男女主人公恋爱、婚姻心理的解剖可谓入木三分；《期待的天堂》中齐云与老木的“爱情”也是风云变幻，充满了误会、怨恨与猜忌；《男女之间》房客老黄与雨荷之间的心理波动细致入微，令人感慨；《同事之间》中裴江与邵燕的纠葛同样有着复杂的人性内涵与心理内涵。孟中文对当代人生存心态以及人与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的深刻体察，使她的小说既有着现实的温度又有着人性的温度。

孟中文的小说没有英雄，她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的弱者，她以弱者的伦理细察人性的波纹、观照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神镜》以二瘸和偷东西小女孩的故事，揭示了生活中辛酸而悲凉的一面，但二瘸的心理冲突和最后的“信任”，又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生活与人性的温暖。《别了小城》中肖雅与钟主任的“交易”，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当今社会的悲哀，她们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是那样的无助与无力；《残阳如雪》中会计科长对景彤的要挟与骚扰，既展示了人性的恶，又透视了女主人公的软弱、无奈与生活中的酸涩；《小说三题》写了三个“复仇”的故事：尹鸣以演戏的方式为冤死的妹妹报了仇；瑞福为报复老婆与广钦的“偷情”残酷地杀死了广钦家的小男孩；吴老师一辈子因感恩而“妻管炎”，终于在大病之时提出了离



婚的要求。在这三个故事中,孟中文对弱者被扭曲的心态有着深刻的解析,在美的毁灭和人性的沦丧面前,作家对现实的批判日益显出了其锋芒。虽然,整体上说孟中文的小说以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见长,没有大开大合的情节,也没有曲折复杂的人物命运,叙事舒缓而有温情。但某些时候,她的笔也会尖锐起来,把生活中残酷而悲惨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给你力量可以吗》以一个不幸的家庭为对象,以钢炮对小雨的残害为线索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中令人窒息的寒意;《麦子熟了》是一篇令人心痛的小说,也是我读到的孟中文迄今写得最好的小说。主人公月儿对母亲的思念、期待,对成人世界的不解,以及她最后的命运,都让人扼腕神伤。为了一个“男丁”,为了所谓传宗接代,一个美丽的生命就这么无助而不解地陨落了。这似乎是无事的悲剧,却饱含着深刻的批判与质疑,作家对现实的诘问与对文化的反思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让我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一个女性作家的思想力量。

孟中文是一个对写作有着理想与激情的作家,她正以稳重而坚实的步伐延展着她的文学道路。她以她的作品建构着属于她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异彩纷呈,充满着艺术的花香。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向往和祝福,相信她会成为中国小说百花园里奇特而无可替代的花朵。

是为序。

2006年冬匆就于济南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协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序 吴义勤 / 001

涉水而过 / 001

神 镜 / 013

同事之间 / 027

残阳如血 / 044

水过留痕 / 055

往事并非如烟 / 069

男女之间 / 083

寻 觅 / 098

别了小城 / 108

小说三题 / 125

给你力量可以吗 / 143

人物四题 / 153

麦子熟了 / 162

家 事 / 175

你让我再想想 / 188

乡村爱情 / 201

隆冬之歌 / 226

燃烧的火焰 / 237

期待的天堂 / 240

心灵关怀与世情关怀 杨 政 / 260

后 记 / 274



001

水
过
留
痕

涉水而过

杨小凤对丈夫颜大新说：“去吧，去吧，她身边又没个人，应该的，我理解。”颜大新迟疑着，杨小凤就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兜补品拿出来，放在颜大新手里。颜大新一把抱住妻子，双唇轻轻压在她那浓密的头发上，眼睛有些潮湿。

“小凤，我——”颜大新心情激荡，表情被一种深深的歉疚笼罩着。

杨小凤从颜大新胸前抬起头来，伸出中指和食指封住颜大新的嘴。

“什么都不要说了，去吧，我真的能理解。”杨小凤说。

颜大新把目光停留在妻子脸上，杨小凤点点头，微微一笑。颜大新又使劲拥了拥妻子，还想有进一步的表示，却被杨小凤巧妙地躲开了。杨小凤帮颜大新整了整西装，就去替颜大新开房门。颜大新握一握妻子的小手，出



门走下楼去。

杨小凤站在窗前，一直看着颜大新走出小区，钻进一辆出租车里才转过身来。杨小凤双手捂住咚咚直跳的胸口，合眼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就去拿手机，很果断地按了G的电话。通了以后，杨小凤软语道：“你在哪里呀？我让他去医院了，你过来一趟吧，我想你。”G没有马上回答，杨小凤便问：“你怎么了？说话呀。”G说：“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小心，万一大新提前回来了怎么办？还是注意点好。”又强调：“你要继续扮演一个宽容大度、温柔贤良的好妻子，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好。”杨小凤“哦、哦”着，脸上就少了几许兴奋，多了几分落寞。她是一个敏感又自尊的人，不喜欢被人指导和委拒，哪怕是善意的。

G是了解她的，可能在电话那头感觉到了她情绪的变化，沉吟了一下又说：“要不你出来吧，我去宾馆开个房间。”杨小凤这才抿了抿嘴，笑了。

颜大新走到医院，再次出现在颜颖的病床前时，他的言谈和举动都有了很大节制和改变，很像一个杨小凤的丈夫、颜颖的老乡了，不会再被人误认为他和颜颖是夫妻了。这是他这两天来想来想去的结果。

其实，那天杨小凤走后，颜颖也想了很多。尤其这次听了颜大新对杨小凤的一番叙述，她更是感慨，觉得杨小凤真是个不一般，比自己宽容大度的女性，所以对杨小凤兀自多了一份感激。她甚至对颜大新说：“她越是这样，咱





就越不能伤害她，要对得起她。既然我们有缘无分，以后就只做个好同乡吧。”

的确，那天的事，都觉得杨小凤不会善罢甘休，但杨小凤什么都没做。

那天，杨小凤去医院看望表姨。她是第一次去，只知道表姨住在内二科病房，却不知道是几号房间。她都好几年没见过表姨了。如果不是这次姨表哥来找她借钱，她几乎都忘记这个曾对她有恩的老表姨了。

杨小凤在内二科病房的走廊里，一个门挨一个门很仔细地寻找着，她真希望能马上碰到姨表哥，好解她的燃眉之急，不然，若一眼认不出表姨来，那真是太尴尬、太显得自己没良心了。

忽然，杨小凤在一个门口激灵一下停下来。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个宽厚的背影正坐在一个年轻女人的病床前，双手捧着女人的一只手，来回摩挲着。有几次，他还把女人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有那么一刻，杨小凤简直被这种情景打动了。她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常常被生活中的某些细节所打动。如果那个背影不是太像颜大新的，她的思绪会随即飘飞到很远很远，她甚至会把那个病人想象成自己，把那个男人想象成 G……

也许看花眼了。杨小凤劝自己赶快离开。但脚步却不听大脑的指令，她非但没有离去，还下意识地向前挪了挪。她实在想看个仔细，弄个明白。

杨小凤近视，两眼的视力加起来才 0.7，但平时为了



美观，她从不戴眼镜，戴隐形的又不适应，所以这次为了看清楚，她不得不把脸贴在玻璃上，鼻子都快被压扁了。

杨小凤终于认定，那个背影就是丈夫颜大新的，绝不是看花眼了。

这几天颜大新一直喊忙，早出晚归的，原来是把时间泡到这里来了。

杨小凤强抑制住自己的冲动，在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决定推门而进。

为了避免自己太莽撞，出现啥差错，杨小凤多了个心眼，进去后，故意朝另一个病床上的老年妇女喊了声“姨妈”。

颜大新被杨小凤的声音猛不丁惊了一下，激灵转过身来，整个人呆在那里。

太突然了，一向机灵的颜大新此时显得脑子有些不够用，他好一会儿才惊慌失措地说：“小凤，你，你咋到这里来了？你看，我、我来看一个朋友，不，我们是同乡……”

杨小凤也宁愿相信眼前的事不是真的，可颜大新的确确就慌乱地站在眼前，由于起身太猛，领带在胸前来回地晃荡着，上面白色的小星星示威似的向杨小凤不停地眨眼睛。这根蓝底白花的素雅领带，还是早晨杨小凤给他选配的呢。

杨小凤很快就看到颜大新额头上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汗，这反让她平静下来。看来颜大新还是很顾脸面的。

杨小凤说：“哦，我来看表姨，我走错门了，认错人了，唉，表姨到底在哪个房间呢？”说着转身就走。



颜大新从病房里跟出来，压着声音陪小心：“小凤，小凤——”杨小凤没吱声，脚步反而更快了。说不清为什么，她只想赶快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小凤，你听我解释……”颜大新继续跟着，他的举动和无措，让杨小凤觉得有点好笑，但她就是不想说什么。最后杨小凤还是停下来，道：“你赶快回去吧，她的液体快输完了。”颜大新傻愣愣的，以为自己听错了。杨小凤越是镇静，越是显得没事似的，他心里越没底，不知道杨小凤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颜大新以为杨小凤气糊涂了，一把抓住杨小凤的胳膊，急切地说：“小凤，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杨小凤看看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白了颜大新一眼，颜大新赶快松开了她。“小凤，我到家给你解释。”之后，颜大新走出了医院。他觉得在医院里说这事，的确有点丢人现眼。

杨小凤一到家，颜大新就关上门，迫不及待地他说他和颜颖是一个村的，按辈分该喊她小姑，也正因了他们都姓颜，因了这辈分，他们才最终没能走到一块，这是祖上的规矩，破不得的。

其实，他和颜颖平时并没什么来往，更没那层关系。如今她病了，因为颜颖在这里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就给他打了电话。颜颖睡着后，他看着颜颖，一下子就想起以前的一幕幕来，很有点情不自禁……

颜大新观察着杨小凤的脸色，说得很小心。杨小凤接过颜大新讨好的一杯水，喝了两口说：“我相信你，真的，

这事就到此为止吧。”

.....

事实上，杨小凤也没有足够的涵养去处理这件事，何况它来得那么突然，但她一下子想到G。颜大新离开后，她立即给G打了电话，详细地说了一切。G让她千万别冲动，沉住气，扮演一个好妻子的角色。G最后说，这样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凡事都要冷静，记住了？

中午，颜大新回到家后，见杨小凤不在，就开始做饭。这两年他没下过厨了，家务都是杨小凤做，如今为了表现，操作起来很有些手忙脚乱的。

等四菜一汤终于摆上餐桌，颜大新一看表，已经快下午一点了，他一下子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杨小凤怎么还没回来？颜大新看着慢慢凉下去的饭菜，有些担心也有些疑惑。恰在这时，他听到杨小凤掏钥匙开门的声音。

颜大新解下围裙，去接杨小凤的坤包。颜大新说，你来得正好，赶快换下衣服，洗手吃饭吧。杨小凤看看餐厅，张了张嘴，喉咙里只发出一个“哦”字。

平时颜大新中午很少在家吃饭，今天她也没想到他会回来。她已经和G在外边一起吃过了。

杨小凤还是坐下来，装出很饿的样子，同时一个劲夸颜大新做得好——色、香、味俱全。颜大新一边给妻子夹菜，一边说：“小凤，以后我会珍惜你的，会加倍对你好的。”接下来，就把自己存的五万块钱的私房钱交给杨





小凤。

今天，颜大新没在颜颖那里呆多久。他想好了，他可以派公司的小王去照顾颜颖。其实颜颖也说了，让他今后好好待小凤，说小凤是个难得的好妻子，他应该珍惜。他回到公司后，当然也想了很多，但最后还是决定，把私房钱交给杨小凤。他觉得这个举动很关键，很说明问题，尤其在这个时刻。

这五万块钱，本来是他给颜颖准备的，他想在颜颖结婚时送给她，好让她添置些东西。毕竟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她是他的初恋，何况颜颖因他一直没有结婚。

杨小凤没想到颜大新会这样，她推了推颜大新的手说：“还是你拿着吧，等我啥时候需要了，再向你要不是一样吗？”颜大新一直坚持着，硬把存折塞到杨小凤的手里。杨小凤的心一动，很是感慨。

一连吃了两顿饭，杨小凤把胃弄得很不舒服，简直一动也不想动了，只想在床上躺一躺。颜大新见杨小凤情绪不高，以为这钱又触动了她的敏感处，勾起了她的联想，让她伤心了呢，就善解人意地说，小凤，你到沙发上去休息吧，这里由我来收拾。还说，以后只要我有空，就回家来，多陪陪你，多帮你做点家务。杨小凤的心又一动。

颜大新帮杨小凤打开电视，又把遥控递到她手里，这才回到餐厅收拾碗筷。

杨小凤不习惯颜大新这样做，很想对他说点什么，可



她知道,现在绝不是说什么的时候。

下午,杨小凤还是忍不住给 G 打了个电话,把颜大新给她私房钱的事说了一遍,把颜大新在家里的表现也说得详尽。她是个心里装不住事的人,尤其在 G 面前。

G 开始一直沉默着,最后说:“给你你就拿着吧,有钱总比没钱好。”杨小凤感到了 G 的反常,知道自己可能说多了。G 平时最烦她提颜大新,更烦她说颜大新的好。G 和她一样,只是个小公务员,没什么地位也没什么钱。G 一直怕颜大新超越他,更怕颜大新一天天强大起来,这个她比谁都清楚。

这也是他太在乎自己、怕失去自己的一种表现。杨小凤安慰自己,不愿承认 G 是小心眼。同时,她又想起 G 曾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有一次 G 说,我若有钱,就带你天南海北地去转一转。我还要买一套房子,里边装修得漂亮而富有情调,进去后有背景音乐响起,一个完全属于我们两人的世界……

五万块钱,当然不够买一套房子,但五万块钱可以让她和 G 出去好好玩上几天。杨小凤想象着,盘算着。

终于在一天上午,杨小凤做出决定。她要 and G 一起坐飞机去 A 地,那是她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她相信 G 也一定喜欢。

钱虽然是颜大新给她的,但她了解颜大新,他绝不会很快向她提起这笔钱的,即使他需要,他也会另想办法。何况她已经为这笔钱的去向想好了理由。她为这次出行,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和铺垫。



在一次约会时，杨小凤喜不自禁地向 G 说了自己的计划，G 并没显出太多的惊喜，好像早就料到杨小凤会这样做。不过他使劲抱了抱杨小凤，算是对她这种做法的一种肯定和感谢。临分手，G 抚弄着杨小凤的头发，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想花他的钱出去玩，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除家以外还有一处房子，一处没人知道的‘第三地’，我们可以随时在里边呆上几天几夜……”

像春天的雨露，这话一直感动着杨小凤，滋润着杨小凤。

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杨小凤常常感叹。如果自己有钱也行，她会毫不犹豫地去买一套。

一次在西餐厅，G 不经意间说出温馨小区有小户型，很适合做“第三地”，G 说这话时，眼里充满了向往和无奈。杨小凤脱口而出：“你手里有多少钱？要不，用上那五万块，我自己还有二万块钱的私房钱，我们也——”这是她私下里想了多少遍的事，她觉得他们可以联手去实现那个梦想。又何必见外呢？像他们这种关系。

G 没说什么，走过去用手轻轻刮一下她的鼻子，一把把她搂在怀里。

回来的路上，杨小凤不停地哼着歌儿。能为他们俩的事出点力，她有一种欣慰感。

把钱输到 G 的卡上后，杨小凤开始了幸福的等待。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一想。是啊，“装修得漂亮而富有情调，进去后有背景音乐响起……”这种浪漫和



奢侈，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忍不住不去想，想想就让人陶醉啊。

不知他将怎样费尽心思地去布置。杨小凤把未来的“天堂”涂上自己想象的色彩和光亮，心里充满了欢快和感佩，常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这天，杨小凤在想象中自我陶醉着，天于不知不觉间就暗下来。“怎么还没开灯？”颜大新突然站在她身边说。杨小凤一惊，条件反射似的站起来。她刚才太专注了，连大新开门的声音都没听到。

颜大新手里提着大嘟噜小嘟噜的。原来他买了几样青菜和杨小凤最爱吃的海鲜，还有几斤核桃和黑芝麻。

颜大新指着核桃和黑芝麻说：“这是专门为你治白头发的。我发现你脑后有白头发了，就找了个偏方。”杨小凤虽然不高兴这个时候颜大新闯进她的视野，但她还是走过去，抱住颜大新很夸张地亲了几下，说：“大新你真好，真好。”颜大新脸上荡漾起满足的笑容，也趁机吻了吻她。杨小凤接过核桃和黑芝麻朝冰箱那边走去，转身的时候，飞快地用手背擦了擦颜大新亲过的地方。

自从颜颖的事以后，颜大新说到做到，只要外边没应酬，他总是早早就回来。但杨小凤还是觉得以前的光景好。她不习惯颜大新早早就回来，不习惯他在房间里晃来晃去的时光，这样不仅仅使她不敢和G随便联系，有时候就是G的电话来了，她都得装作是一般朋友的样子，胡扯两句就赶快挂掉。G怎么还没把房子买下来？杨小凤着急地想。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G 那边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杨小凤禁不住打电话问 G, G 一开始含含糊糊的,说快了。又说,你不要心急,凡事都得沉住气,其实这不仅仅是买套房子的的问题,其他连带问题也得考虑周全了,例如位置呀,发展趋势呀什么的。另外,还不能和熟人撞车,万一和熟人买到一起了,那咱俩的一切岂不暴露了……

杨小凤在电话这边深深地点点头,责怪自己想问题太简单了。

G 是一个缜密的人,很有心计,凡事总是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亦步亦趋,步步为营。

可是,又一个月过去了,G 再周全也该有个说法了,但 G 还是没什么动静,就连和她联系也很少了,有一搭没一搭的,其间只匆匆见了一次面,也没提房子的事。那之后,有两次她把电话打过去,他也没接,后来只回了个短信,说很忙,有时间再联系吧。杨小凤心里有些犯嘀咕。并不是她担心钱会怎么样,她不是一个在乎钱的女人,若是,她就不会和 G 好了。可他到底在做什么呢?以前可从没这样过。也许房子已经买好了,他正在忙着搞装修呢,说不定他要给自己一个惊喜。杨小凤向好处想。

转眼,又是两个星期,G 仍没有什么动静。杨小凤忍不住,几次拨了 G 的号码但又在没接通前关掉了,她怕 G 说她沉不住气,说她考虑问题太简单,没脑子。可不就是买一套房子吗?又不是现打地基现盖房,用得着考虑这么长时间?如果是她,恐怕十套房子都买到手里了。一天,杨小凤几乎把手机攥出了汗,最后还是把号码拨了过去。G



没接，杨小凤再拨，那边就关机了。他到底在干什么？杨小凤心里很不是滋味。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G的太太她是见过的，不是个省油的灯，万一他们的事因买房暴露了，那一切可想而知。杨小凤心里开始不踏实。

思前想后了一阵子，杨小凤决定去找G。

这天，杨小凤来到G单位的大门口，正好迎面碰到G出来。看到杨小凤，G一惊，说小凤你怎么来了？杨小凤没吱声，离开大路，朝一条林荫小道上走了一段才停下来。G跟上，先是闪烁其词的，后来才说：“小凤，对不起，房子的事买不成了。”杨小凤一愣，问他为什么。G磕磕巴巴地说，他太太科里突然有个提升的名额，他们就想方设法跑了跑关系，没想到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把自己手里的和小凤的那七万块都用上，还借了许多……

G虽是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说的，但那内心的喜悦和得意是遮掩不住的，杨小凤一眼就看了出来。杨小凤熟悉他的这种表情，那是处心积虑后终于得成的表情，看来他太太已经提升了。

最后G强调：“小凤，那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杨小凤努力让自己笑笑，说：“我只是路过这里，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杨小凤走得急促而果断，好像生怕G会喊住她。

（原载《广州文艺》2007年第2期）